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七十三
　　　　　　　七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陸潮愈

山堂肆考七十三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太守上

歷代沿革古州牧之任也秦罷侯置守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守秩二千石漢景帝中元二年始更名太守

黄堂

吳郡國志太守所居之堂即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因數失火塗以雌黄故曰黄堂

皂葢

漢景帝詔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又續漢志二千石皆皂葢朱轓

熊軾

漢制郡守車畫熊于軾上故云熊軾記室新書隼飛旟上熊伏軾前皂葢分輝彤襜耀彩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

虎符

漢文帝初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發兵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隋樊子蓋守東都有功煬帝勞之曰今為公别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唐武德元年郡守領銅魚符以起軍旅兩京北都留守給麟符唐兵志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給朱雀符西方諸州給騶虞符北方諸州給玄武符皆左四右三左者進内右者付外

五馬列庭

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卿駟馬右驂故有五馬東方朔傳太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故有五馬又邀齊閒覽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則增一馬故為五馬晉王羲之守永嘉庭列五馬繡鞍金勒出則控之宋謝靈運為永嘉太守以五馬自隨立五馬亭或曰梆元策兄弟五人竝為太守故為五馬

雙鴈隨軒

輿地志餘姚有虞國之宅國為日南太守愛民及物出則雙鴈隨軒秩滿還家鴈與俱至其卒也棲於墓不去後人名其水曰鴈池

治平第一

漢文帝時吳公為河南守治平為天下第一

才氣無雙

漢李廣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才氣天下無雙又南北朝于仲文字次武為安固太守州刺史屈突尚坐事

下獄無敢繩者仲文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彊禦有次武

遺金不受

東漢楊震字伯起遷東萊太守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暮夜懐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謝而去

去珠復還

漢孟嘗字伯周上虞人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民嘗採珠以易米先是守宰貪穢珠漸徙去交趾境界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及嘗到郡革去前獘未踰歲去珠復還

政平訟理

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吏畏民懷

東漢朱暉字文季明帝朝為臨淮太守民歌之曰南陽朱季彊直自遂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願守會稽

漢會稽嚴助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擢為中大夫助願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横助恐上書願奉三年計最注云不聞問謂無善聲也

請治膠東

漢書宣帝即位徙張敞為山陽太守時膠東渤海盜賊竝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于親進宦則竭力于君臣敞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竝起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為膠東相賜黄金三十斤

吏民投書

漢書趙廣漢為潁川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拜缿筩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更相怨咎奸黨散落盜賊不得發缿若今盛錢藏缾為小孔可入不可出筩斷竹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

官僮受事

漢書文翁為蜀郡太守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

止車問卒

漢書韓延壽為東郡守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及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今早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之父来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是以後至以敬父而受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車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吏言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

開門接賔

蜀向朗少以吏能見稱嘗為巴西牂牱房陵太守潛心典籍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開門接賔引納後進

吏不入郵亭

漢黄霸為頴川太守嘗欲有所伺察擇年長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不敢舍郵亭食于道旁烏攫其肉後還霸勞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為烏所攫肉吏大驚稱為神

明

妻不至官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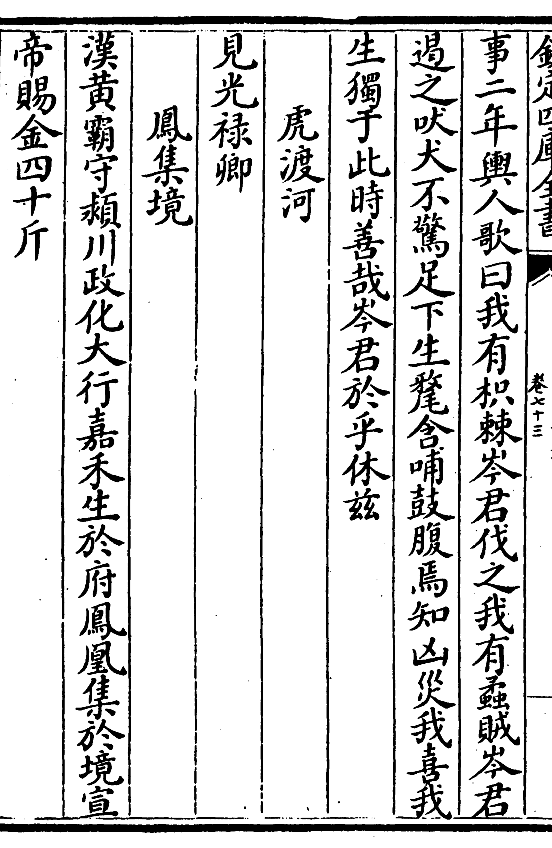
漢何竝字子廉徙頴川守表善好士名次黄霸妻子不至官舍

摧抑豪強

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人為河南守務在摧折豪強扶植貧弱

招聘隱逸

東漢岑熙字景仁為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視



事二年輿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吠犬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此時善哉岑君於乎休兹

虎渡河

見光禄卿

鳳集境

漢黃霸守潁川政化大行嘉禾生於府鳳凰集於境宣帝賜金四十斤

飛蝗去界

東漢宋均為九江守時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者輙東西散去界外又馬稜為武陵守飛蝗赴海宋趙抃知青州京東大旱蝗將入境遇風退飛墜水而青州無害

神馬出池

漢王阜守益州政化大行有神馬出滇池中甘露降白烏見按益州今雲南府四川成都亦曰益州

文翁化蜀郡

漢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太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宮子弟由是蜀地大化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衛颯教桂陽

東漢衛颯遷桂陽太守下車脩庠序之教置婚姻之禮朞年邦俗大化

躬勸農桑

漢召信臣字翁歸為南陽太守躬勸農桑出入阡陌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戶口倍增盜賊訟獄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東漢杜詩字君公為南陽太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屋殷富時人方之召信臣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敦修學校

東漢伏恭字叔齊為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伏氏之學

嶺南始有華風

東漢任延字長孫建武初為九真太守教民耕種嫁娶

錫光在交趾教民禮義嶺南華風始于二守

河西填改舊俗

東漢鄧訓字平叔為張掖太守河西舊俗為之填改

懷綬歸鄉

漢朱買臣字翁子吴人武帝時拜會稽太守懷其印綬

歸郡邸會稽吏輕之及前引其綬視其印乃會稽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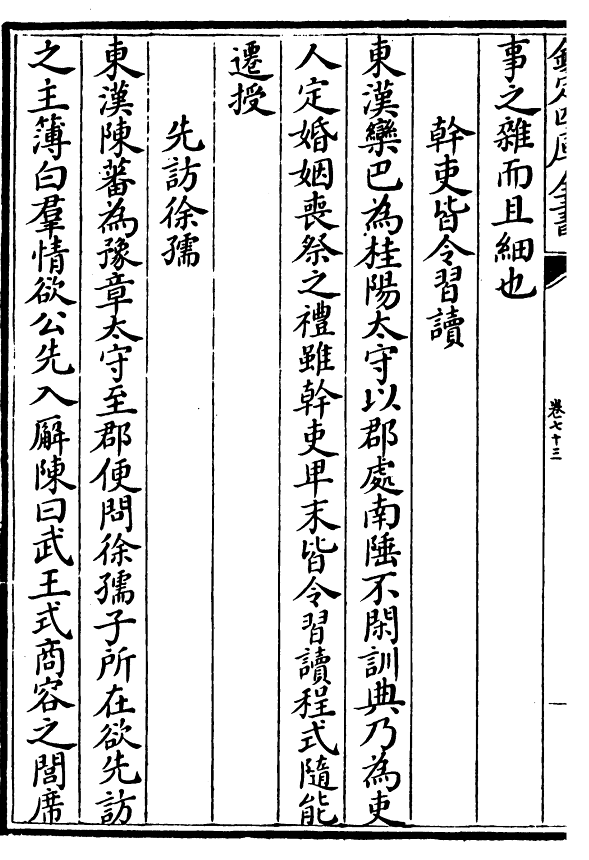
也皆驚駭拜謁故妻自慚而死

載車入殿

東漢蕭育望之之子為南郡太守上以育為耆舊名臣之子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

郵亭皆畜雞豚

漢黄霸守頴川宣布詔令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遺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注云米鹽言



事之雜而且細也

幹吏皆令習讀

東漢欒巴為桂陽太守以郡處南陲不閑訓典乃為吏人定婚姻喪祭之禮雖幹吏卑末皆令習讀程式隨能遷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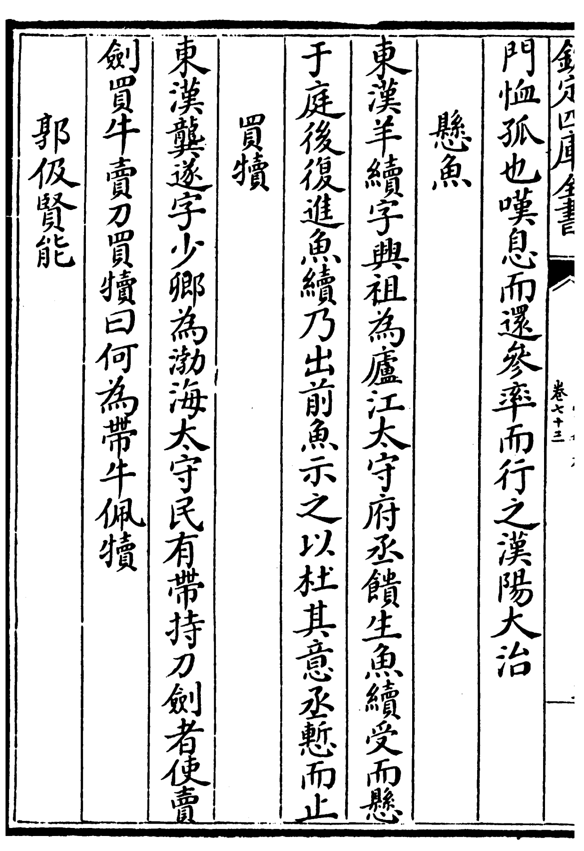
先訪徐孺

東漢陳蕃為豫章太守至郡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訪之主簿白羣情欲公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

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又蕃在豫章以禮請孺子為功曹不接賔客惟孺子来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孺子南昌人家貧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先候任棠

東漢龎參字仲達緱氏人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初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戶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



門恤孤也嘆息而還叅率而行之漢陽大治

懸魚

東漢羊續字興祖為廬江太守府丞饋生魚續受而懸于庭後復進魚續乃出前魚示之以杜其意丞慙而止

買犢

東漢龔遂字少卿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郭伋賢能

東漢郭伋字細侯初仕更始為并州牧有恵政甞行部至西河美稷兒童數百騎竹馬迎拜道左事訖還復拜送建武中為潁川太守帝勞云賢能太守帝城不遠河潤九里京師蒙福也

虞斐才望

晉虞斐為吳興太守王導嘗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

借冦

東漢寇恂字子翼昌平人為潁川太守徵為執金吾後從上過潁川百姓遮道願借寇君一年又耿純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拜為東郡太守後遷去復過東郡百姓數千隨車駕欲復得耿君

歌廉

東漢廉范字叔度為蜀郡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偪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

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汲黯卧治

漢汲黯字長孺漢武帝拜淮陽太守見上曰臣常有狗馬病不能任郡事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在淮陽七歳而卒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

謝安去思

晉謝安為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而去後為人所思弟萬子琰皆為吳興守

白鹿夾轂

漢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為臨淮太守政不煩苛歲大旱弘行春雨隨車而至有白鹿二夾轂而行主簿董國賀曰聞三公車轓畫鹿明府必為宰相至章帝元和初拜太尉

烏鵲擁車

唐李元紘字大綱守潤州有惠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羣飛亦擁車行一云紘爲潤州別駕

麥秀兩岐

東漢張堪字君游南陽人爲漁陽太守墾田八百餘頃民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又爲蜀郡守在任秋毫無取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囊一布被而已

禾生九穗

北史孟業字敬業遷東郡太守以寛恵著名麥生一莖五穗嘉禾一莖九穗咸以為政化所感又梁郴惲字文暢為吳興太守嘉禾同穎

蒲鞭示辱

東漢劉寛字文饒為南陽太守温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示辱而已每行縣諭父老以農里之言勉少年以孝弟之行

皮鞭示恥

齊崔伯謙字士遜為北地太守改用皮鞭不忍見血示恥而已

市無二價

東漢宋登字叔陽為頼川太守市無二價路不拾遺

郡無一囚

南北朝齊宋世良字元友拜清河太守才識閑明尤善政術郡有曲隄盜多出沒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謡曰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後大赦郡無

一囚但率羣吏拜詔而已獄中生櫓桃樹蓬蒿竝滿每日圜門虚寂無復訴訟謂之神門

攀轅卧轍

漢侯霸字君房爲臨淮太守王莽時保國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初被徵百姓攀轅卧轍不得去願乞復留期年

絶橋閉門

宋曾子固守齊州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及罷去州人絶橋閉門遮留公夜乘閒乃得

去

保全一郡

東漢士燮其先魯國汶上人王莽時避亂交趾六世至桓帝朝燮父賜為日南太守燮治左氏春秋舉孝廉補尚書郎以事免後又舉茂才拜交趾太守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埸無事天下喪亂不廢職貢詔封龍度亭侯建安末吳孫權遣步隲刺交州燮奉節使修貢不缺封龍編侯燮遂為交州人又燮弟壹為合浦太守䵋為九

真太守武為南海太守子廞三國時仕吳為武昌太守

矜式一方

唐李翶知循州文學為一方矜式循州今廣東惠州府

歸善縣是也

請身塡堤

漢王尊為東郡守河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投

沉白馬祀水神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

爭叩頭救止又宋趙士𤩽知遂寧江水暴漲瀕江有隄

水嚙其址士卑索胡床坐隄上左右請避去不許移時水落時人以比王尊

遣官守堵

宋蘇軾知徐州時河決曹村水滙州城下富民爭出避軾使復入躬率兵夫築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軾宿于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其城次年復增築故城民至今德之

賑施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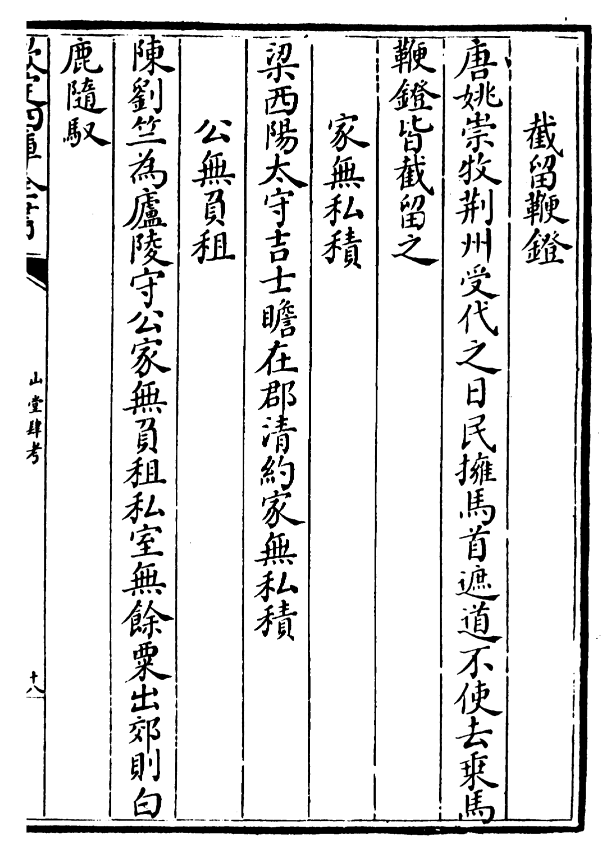
魏華歆字子魚為豫章太守所得禄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

存問遺老

南北朝梁吴興太守張稷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

特賜車馬

東漢韓崇為汝南太守召見特賜車馬束帛又敕崇曰汝南心腹之郡位次京師故特召卿耳



截留鞭鐙

唐姚崇牧荆州受代之日民擁馬首遮道不使去乘馬鞭鐙皆截留之

家無私積

梁西陽太守吉士瞻在郡清約家無私積

公無負租

陳劉竺為廬陵守公家無負租私室無餘粟出郊則白鹿隨馭

止受一錢

東漢劉寵字榮祖為會稽太守桓帝延熹中徵為將作大匠有父老五六人皆龎眉皓髮從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絶自明府下車以来犬不夜吠民不識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又梁東陽太守謝諼秩滿去官人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

不持一硯

宋包拯字希仁合肥人為端州守州歲貢硯前守所取輙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纔足貢數後官滿一硯不持以歸又陶岳亦嘗知端州余請過端訪諸父老言前後剌史不求硯者唯包公與陶公二人

不止傳舍

魏孟康字公休為弘農太守有所按行皆豫勑督郵不遣送迎探候又不欲煩吏人所在自刈馬草不宿傳舍

露宿樹下

不受遺船

翟陽字道淵為始安守干寳與陽通家遺陽一船勅吏曰翟公廉讓致書訖委船而還陽既不及致乃以船貨之買絹物寄還寳寳本以為惠而反煩之益嘆媿焉

騎紫馬

南宋謝靈運出守永嘉人曰騎紫馬者太守也故杜詩云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来

望黃龍

沈豐為巴陵守鞭朴不舉市無刑戮有三黃龍望府中

一說零陵守

夢梁懸刀

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於卧屋梁上須臾又

益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明府其臨

益州乎卒如其言唐雍陶詩今宵難作刀州夢

夢山掛絲

張亮武定初拜大中大夫薛淑嘗夢亮於山上掛絲以告亮曰山上掛絲幽字也君其守幽州乎數日後果然

又王隱晉書鄧攸為汝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虎在後来斷鞶囊占者以為水邊女是汝字斷鞶囊者是新獸頭代故獸頭也公不作汝陰當作汝南太守也果遷汝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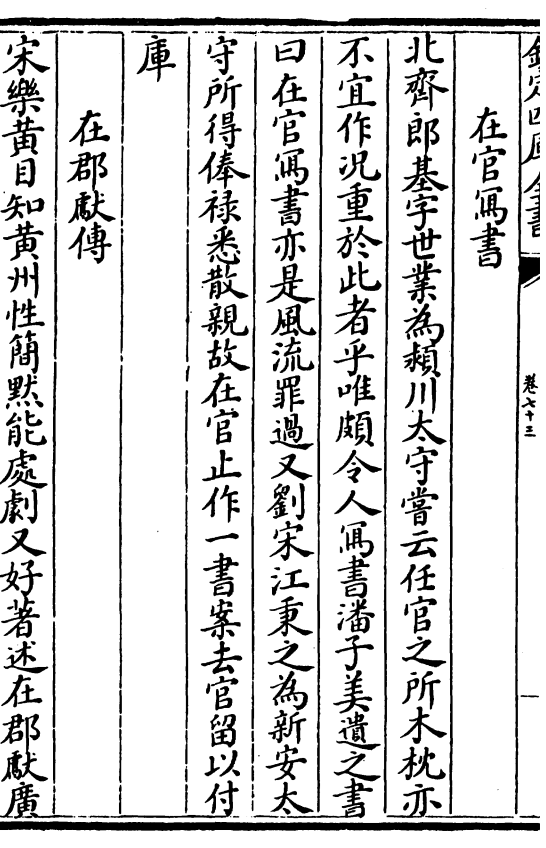
不在越裝

梁王僧孺天監中為南海太守前郡守市土物要利數

倍僧孺竝無所取嘆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視事二年聲績著聞

不市吳物

宋李及字知幾乾道中為杭州守惡杭人風俗輕靡未嘗事宴遊一日冒雪出郊獨造處士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取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勸



在官寫書

北齊郎基字世業為潁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宜作況重於此者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美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又劉宋江秉之為新安太守所得俸禄悉散親故在官止作一書案去官留以付庫

在郡獻傳

宋樂黃目知黃州性簡默能處劇又好著述在郡獻廣

孝傳五十卷總山記一百四十卷又晉習鑿齒爲衡陽太守在郡著晉漢春秋斥桓温覬覦之心

在官擁敗絮

南宋阮長之字景茂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一生不侮闇室所蒞皆有惠政爲後人所思

罷郡獻乾薑

南齊孔琇之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時嘗獻乾薑二十斤武帝以爲薄後知其清乃嘆息之

不舍奸人

漢韓延壽為東都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閭里有非常之事輙聞知始若煩碎後吏無追捕之苦人皆便安

喜薦下吏

宋李及為鳳翔守治尚簡嚴喜薦下吏樂道人之善

載米之官

晉鄧攸字伯道平陽府襄陵人為吳郡太守載米之官

不受俸祿惟飲吳水而已後稱疾去職百姓數千人挽留船不得進夜中遁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按紞擊鼓聲

市藥往任

宋向敏中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後郡守多涉外議敏中始至廣南即市所需藥物以往在任一無所須

兄弟踵來

漢馮立字聖卿徙河西上郡太守與兄野王相代治行

公廉亦相似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來相

仍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

君

父子相代

唐畢終敬與子元賔父子相代為兖州太守當世榮之

元賔每聽政終敬乘板輿至元賔所遣左右敕不聽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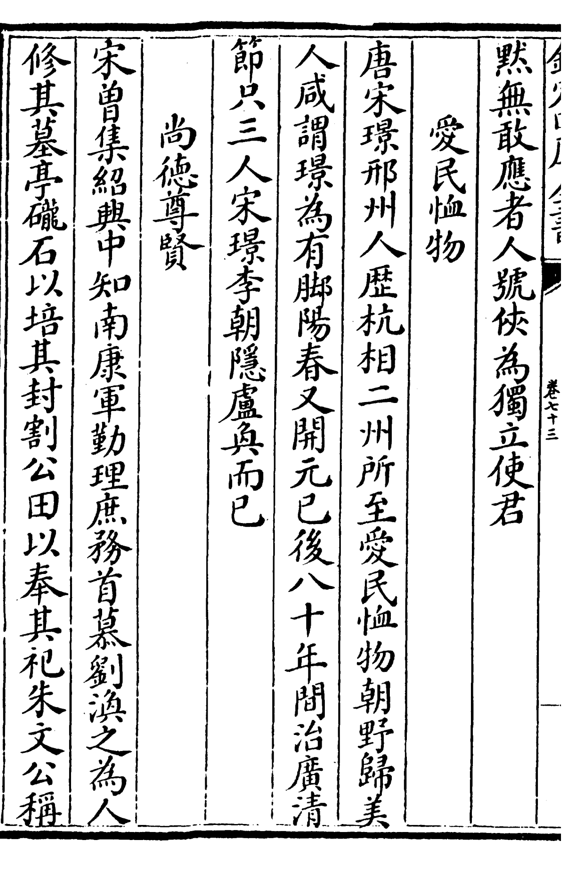
觀其決斷忻忻然喜見顔色

不願閙適

梁裴邃爲始安太守志在立功遑陋不願閒適致書呂僧珍曰昔阮咸顔延之有二始之嘆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所願也按始安今桂林府在吳爲始安郡

不食肥鮮

後周裴俠字嵩和除河北郡守愛民如子惟食菽麥而已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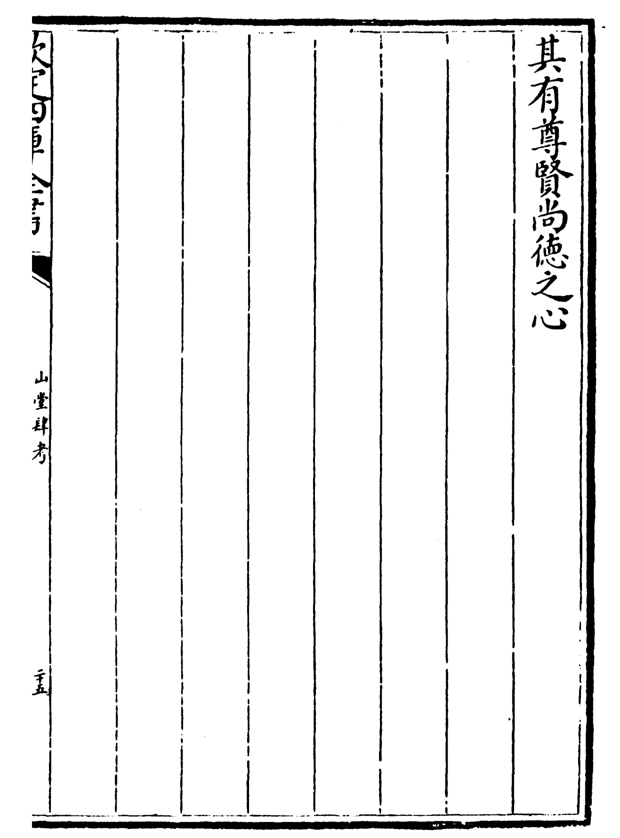
默無敢應者人號俠為獨立使君

愛民恤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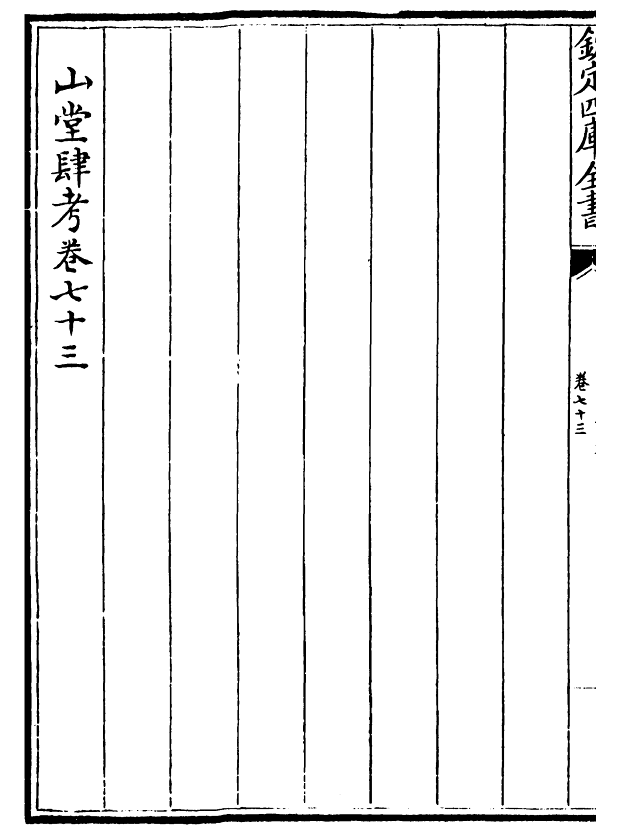
唐宋璟邢州人歷杭相二州所至愛民恤物朝野歸美人咸謂璟為有脚陽春又開元已後八十年間治廣清節只三人宋璟李朝隱盧奐而已

尚德尊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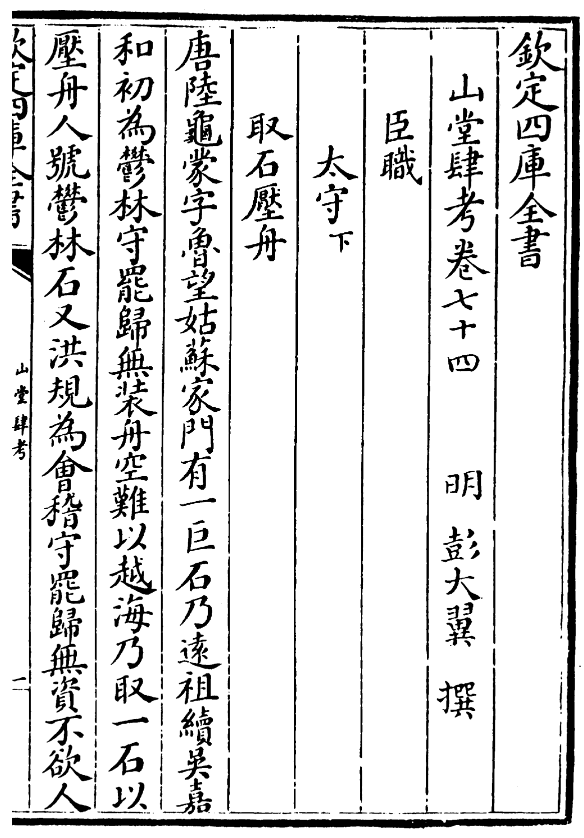
宋曾集紹興中知南康軍勤理庶務首慕劉渙之為人修其墓亭礲石以培其封劃公田以奉其祀朱文公稱



其有尊賢尚德之心



山堂肆考卷七十三



山堂肆考卷七十四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太守下

取石壓舟

唐陸龜蒙字魯望姑蘇家門有一巨石乃遠祖績吳嘉和初為鬱林守罷歸無装舟空難以越海乃取一石以壓舟人號鬱林石又洪規為會稽守罷歸無資不欲人

知其清以船載黄土而歸

取石鎮艪

梁江革行會稽府事人安吏畏百城震恐革素清貧及歸至西陵取石十餘片以鎮舸艪

作五君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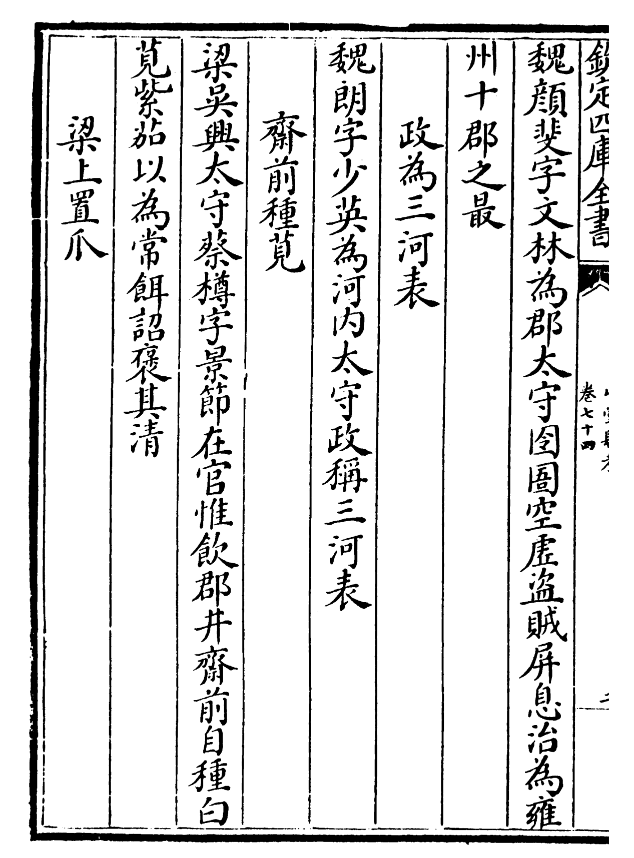
南宋顔延之琅琊臨沂人出為永嘉守甚怨憤作五君詠以見意五君即七賢中稽康阮籍劉伶向秀阮咸也山濤王戎以其貴顯不與阮咸歴散騎侍郎補始平太

守延之詠咸云五蔦不入朝一麾乃出守蓋自況也

示七宰詩

宋王十朋温州府樂清人乾道中知泉州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詩示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在任嘗割俸錢刱貢闈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義詢政事僚屬間有不善反復告戒俾之自新

治為十郡最



魏顔斐字文林為郡太守圄圄空虚盜賊屏息治為雍州十郡之最

政為三河表

魏朗字少英為河内太守政稱三河表

齋前種莧

梁吳興太守蔡樽字景節在官惟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清

梁上置爪

北齊蘇瓊長樂人累官南清河太守性清謹不發私書郡人趙頴五月中獻新瓜一雙瓊置梁上竟不割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瓊諭以理其兄弟分異十年遂復同居

何逺疾強

梁東陽守何逺性耿介無私曲疾強富如仇讐視貧細如子弟又為武昌守杜絶交游餽遺秋毫無受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

光庭逐惡

唐袁光庭典名藩有異政明皇詔宰輔曰光庭性逐惡如扇驅蚊蚋

政術俱美

元魏普泰中韋孝寬除淅陽郡守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荆州情好歎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聨璧

農戰竝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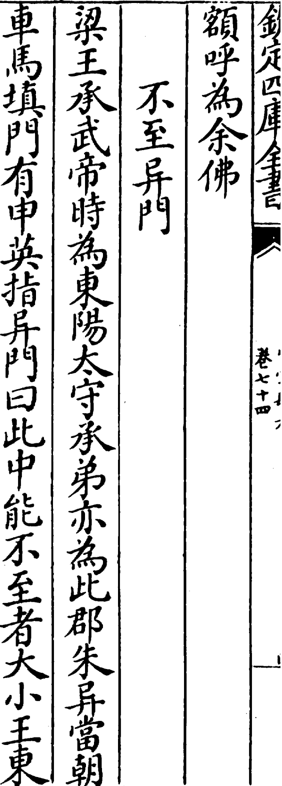
北魏王慧龍為滎陽太守農戰竝脩歸附者萬餘家

神君

梁孔奐字休文為晉陵太守清白自將秩俸分贍孤寡號曰神君

佛子

宋袁紹嘉定中知臨安府幾十年理訟清簡平反寃獄道不拾遺里巷呼為佛子又余崇龜開禧中守江州自夏涉秋不雨公到郡舉家蔬食為民祈禱既而雨霆遂有秋田里之間既安樂易之政歳又順成莫不舉手加



額呼為余佛

不至异門

梁王承武帝時為東陽太守承弟亦為此郡朱异當朝車馬填門有申英指异門曰此中能不至者大小王東陽耳

不出韓門

宋王阮知撫州韓侂胄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之以美官阮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今政自

韓氏出吾可出其門哉陛對畢即拂衣出閤又蘇頌神宗時知應天府呂惠卿諷以一詣我執政可得頌笑而不應終不肯詣

良算嘉謀

隋樊子蓋字華宗煬帝以為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帝問曰人道公清果如此不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納賄耳乃賜口味百餘斛子蓋請曰臣願常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四方則萬人之敵也後陪

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賜子蓋酒曰良筭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盃賜公用為永年之瑞

高風大節

宋咸平王禹偁知黄州期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士君子樂其高風大節移知蘄州謝表有云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帝曰禹偁其亡乎踰年而卒

新昌黎廟

宋王滌知潮州凡養士治民一以韓愈為師乃出令新愈廟民咸讙趍之

撤元濟祠

宋王質知蔡州蔡俗舊祀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廟食耶狄梁公李太尉徳加蔡人胡為不祀命工撤元濟祠建二公祠

劇職自効

孫謙東莞人仕梁累官零陵太守以老徵為光禄大夫

謙歷二縣五郡居身儉素牀施蘧篨屏風冬則布被莞席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武帝笑曰朕當使卿智不當使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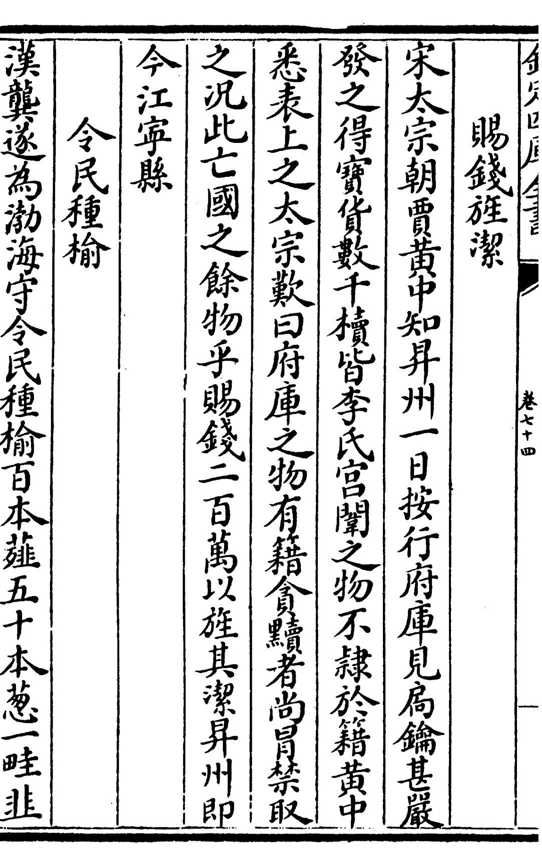
小郡何傷

宋李及知杭州時内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及待之一如常時無所加益僚佐曰江使君之兄榮枯大臣如反掌耳公不加禮待雖不期福獨不畏禍乎及曰待之如是足矣又何加焉德明謂及

僚佐曰李公高年餘杭繁劇豈能辦耶及笑曰及老矣誠願得小郡庸何傷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重其操

藏俸表清

南齊吴興太守張瓌以既封侯已有國秩不取郡俸高帝勑上庫別藏俸以表其清又晉陸納為吴興守至郡不受俸禄頃之召拜左民尚書臨發止有被襆而已餘並封還官



賜錢旌潔

宋太宗朝賈黄中知昇州一日按行府庫見扃鑰甚嚴發之得寶貨數千櫝皆李氏宫闈之物不隷於籍黄中悉表上之太宗歎曰府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冒禁取之況此亡國之餘物乎賜錢二百萬以旌其潔昇州即今江寧縣

令民種榆

漢龔遂為渤海守令民種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

三畆䖝五雞五

課民種栁

宋辛仲甫出知彭州課民種栁以蔭行人人目為補闕栁至李順之亂猶下令云無傷此樹

匈奴射形

漢郅都景帝時為鴈門太守匈奴聞其名竟都死不敢近鴈門嘗為偶人象都形令騎士射之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郡人設像

宋趙汝愚知信州未踰年政成恵洽郡人於城南祥符寺傍建祠設像為之祝壽汝愚因觴客於中命撤其像

戲名曰一杯亭取且盡生前一杯酒之義

乞留魯定

魏魯定字世英為天水太守遷太原天水百姓遮道乞留魯定帝許之册書褒美

願得向公

宋向子忞受命衡州伸達寃滯振業孤寡官僚肅于庭士卒整于伍商賈集于市緣南畝者惟恐侯之報政而去鄰人聞之則曰天子何為不以向公而牧我乎蔡州守闕州人邀使者馬首願得向公三年

遣囚還家

南齊王志為東陽太守郡有獄囚十餘冬至日志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主者憂之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吏人益嘆服

勸民執役

宋吳芾知婺州勸民義役先是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二家自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至為更其鄉曰循理以褒異之又范成大知處州松陽民爭役公曉之曰吾聞東陽縣有出錢助役者爾與之鄰獨無愧乎因推廣東陽之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買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皆樂從諸邑爭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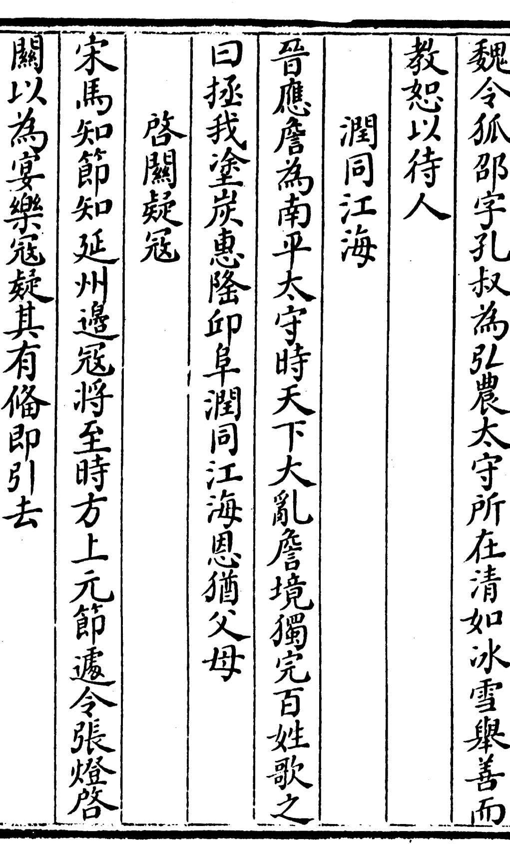
經月不笞一人

唐崔郾守鄂州治尚撫綏經月不笞一人及鎮鄜則用法嚴峻一毫不貸

五年方成一信

宋張忠定公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信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信耳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清如冰雪



魏令狐邵字孔叔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舉善而教恕以待人

潤同江海

晉應詹為南平太守時天下大亂詹境獨完百姓歌之曰拯我塗炭恵隆邱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啓關疑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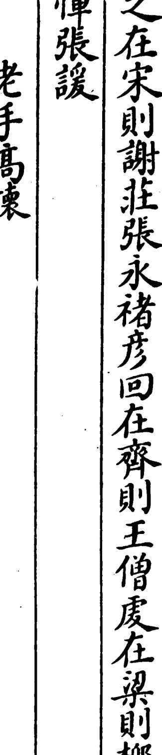
宋馬知節知延州邊冦將至時方上元節遽令張燈啓關以為宴樂冦疑其有備即引去

禁俗惑神

宋王遂知平江府崇學校寛民力抑豪強正風俗時有村民妄言出神惑衆者又有盂蘭盆會皆禁絶之汚俗為之一變

鴻名大徳

唐顧況作湖州刺史廳壁記刺史沿革不同或稱太守或稱内史或稱都督侯牧一也然鴻名大徳在晉則顧府君秘及秘子衆陸玩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坦之獻



之在宋則謝莊張永褚彥回在齊則王僧虔在梁則柳惲張諼

老手高懐

宋錢藻熙寧中知婺州蘇軾送行詩老手便劇郡高懐猒承明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

霅吳扇越

齊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嘗出為吳郡太守及卒沈休文作碑文云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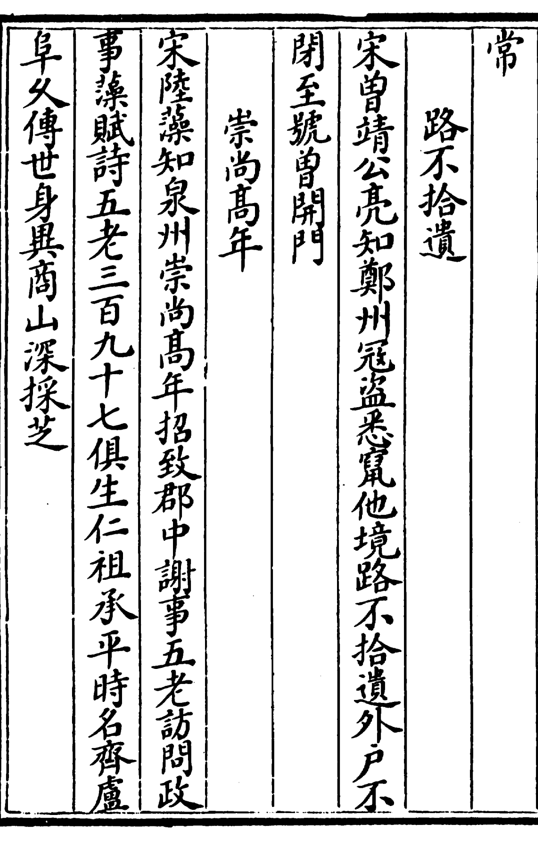
惠以字小人撫同上德綏用中典又銘云惠露霑吳仁風扇越漢書音義舊名吳為東楚

愛寵敬恭

宋陳德林知真州蘇軾有詩君為守令有古風名聲直入明光宮老人愛君如劉寵小兒敬君如魯恭

郡無留事

宋皇祐中呂公著知單州率五鼓起秉燭親案牘黎明出廳決民訟以故郡無留事下情易達凡典六郡以為



常

路不拾遺

宋曾靖公亮知鄭州寇盜悉竄他境路不拾遺外戶不閉至號曾開門

崇尚高年

宋陸藻知泉州崇尚高年招致郡中謝事五老訪問政事藻賦詩五老三百九十七俱生仁祖承平時名齊盧阜久傳世身異商山深採芝

窮治大姓

宋劉敞字原父臨江人知永興軍有大姓范偉積產數百萬冐武功令范祚為其祖持祚為令時黃勅家不徭役者五十年盜開祚墓以已祖母合葬之謾云祚繼室也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去長安人不敢言吏受賕輒為蔽匿公因事發之窮治伏罪長安中讙呼稱為神明會大赦未斷而公去雍偉因謀變前狀是後連五獄證逮四五百人展轉二年後又更赦杖之而已

官府閒如僧舍

宋歐陽公為數郡寬簡不擾所至便民既去民思之如揚青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事已減去五六及兩月後官府閒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廢弛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廢弛吾所謂寬者不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煩碎耳

榛莽變為膏腴

宋趙尚寬嘉祐中知唐州開故渠溉田四萬餘頃四方

民歸者雲布尚寬皆授以荒田比三年榛莽悉爲膏腴增户積至萬餘治有異等民畫像以祀之

善幹國事

宋淳化四年張詠知成都知城中屯兵尚有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乃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萬斛軍中喜而相呼曰前所給米皆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善幹國事者又詠知成都得米給軍乃奏罷陜西軍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爲請及詠至方踰月已備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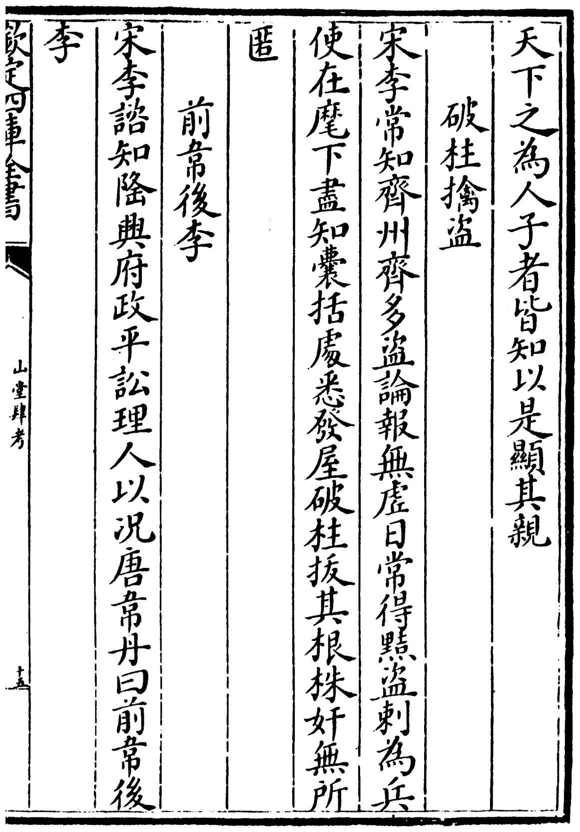
歲糧此人何事不了按益州即成都也

能守家法

宋王闢禮十朋之子知常州為治能守家法人思慕之

全城顯親

宋開禧中周虎守和州破虜全城民為立生祠其母何氏傾家貲以犒軍士封感義郡夫人其封誥略云有子而才盡州以守慈親白髮共誓丹心爰起大郡之封肅正小君之號使天下之為人母者皆知以是教其子使



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以是顯其親

破柱擒盜

宋李常知齊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為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處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奸無所匿

前常後李

宋李諮知隆興府政平訟理人以況唐常丹曰前常後李

先張後王

宋咸平中王晦叔知益州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米以濟貧民後守改之貧無所濟晦叔奏復之民為謡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

發屋伐樹

漢王暢為南陽太守大姓有犯或遣吏發屋伐樹湮井夷竈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奸不若禮賢舜舉

皐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

張燈炷香

宋張忠定公為郡守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更鼓翻漏水歷歷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皆名伏辜皆謂公曰神明

懸鉦達寃

宋嘉定中趙與懽知安吉州設銅鉦懸于門欲訴寃者擊之

輸錢息闘

宋鞫真卿守潤州民有闘毆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利兼不憤輸錢於敵人其後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按真卿熈寧中人

易鏁沮盜

宋劉舜卿知代州遼遣諜夜盜西關鏁去舜卿亦不問密易舊鏁而大之數日虜牒送盜者并鏁還舜卿曰吾未嘗亡鏁也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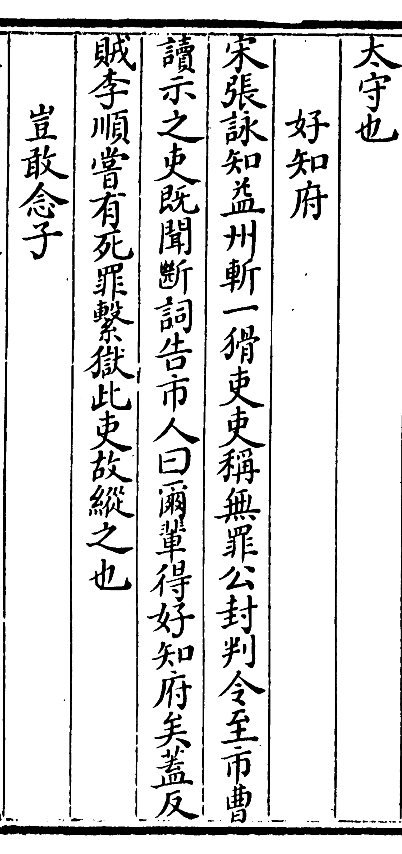
因誅諜者

促籌逭賊

宋馮瓚知梓州賊夜攻城瓚密令促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遂逭去因縱兵追擒其首境內獲安

良太守

宋劉敞知揚州郡有雷塘舊屬民耕種其中往歲官取畜水以備漕運舊田主皆奪業公至田主持契書詣府訴公判還之發運使以漕事動朝廷祈留之公以種稻



事明其無用朝廷乃聽之杜衍居南都聞之喜曰真良太守也

好知府

宋張詠知益州斬一猾吏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吏既聞斷詞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反賊李順嘗有死罪繫獄此吏故縱之也

豈敢念子

宋胡安國知通州見善必為抵任甫逾旬金人薄都城

下時子寅為郎在城中客有為公憂者安國愀然曰主
上在重圍中卿大夫恨效死無路豈敢念子乎
最為親民
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選秘書楊延壽等十餘人分知
諸州帝謂宰相曰郡守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則下
受其害
治取雛者罪
宋張次山清名直節見知於司馬光遂知太山守有鸛

集戒石前若有所訴次山諭令先飛命人隨往鸛集一大木上蓋隣有取其二雛者次山為治其罪鸛始退飛

正戲猴者刑

宋楊繪仁宗時知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乃呼戲猴者詰於庭一訊具服遂正其刑人稱為神明

比為子産

宋王待制質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

期公問其用幾何因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于饑寒而為之公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為子産

比為杜詩

宋謝絳慶元中知鄧州行寛厚之政時人比為杜詩

務合人情

宋王素字仲儀嘉祐中知成都為政務合人情蜀人録其所行號曰王公異斷素又嘗三守渭州馭將卒有恩

且善料敵情故塞下戍卒常少而積粟可支十年

推行父法

宋韓琦從知定州以古法教士歲饑賑七百萬人隣郡取其政以為法其子忠彦兩知定州民喜曰此老相公子也必使我曹安穩忠彦推行父法視民如傷

涖政務在平心

宋詹體仁知靜江府居官涖政務盡心平心嘗曰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斷事必為判語

宋張詠守蜀每斷事必為判語以示之蜀人鏤板名曰戒民集大抵以移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外臣不敢效尤

宋范成大代魏王守明州奏曰魏王國之懿親故得以時節奉海物于兩宮臣外朝臣也不敢效尤孝宗命停貢而罷進奉局

從官非敢為傲

宋馮京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京富弼婿宰相韓琦語弼以京為傲京聞之曰京為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重公非傲也按京本宜州龍水縣人嘗寓居藤縣之鐔津既長從其父遊宦寓籍江夏解省廷試皆第一宜州即今廣西慶遠府藤即今梧州府屬縣

清直始終不渝

宋元祐中傅堯俞知明州有惠政清直一節始終不渝

吏民毫髮不假

宋蔡君謨守福唐吏治民毫髮不假陳烈幼與君謨共硯席一日往見之維舟亭下聞其嚴遂不往留詩於亭曰溪山龍虎蟠溪水角聲喧中宵鄉夢破六月夜衾寒風雨生殘樹蛟螭喜怒瀾殷勤祝舟子移棹過前灘君謨聞之為之少霽

兩州知勸

宋張詠守益州郡人張及李畋張逵皆有學行詠延奬加禮敦勉就舉後三人皆登第歷美官於是兩州學者

知勸文風日振

二郡交爭

宋杜衍字世昌知乾州安撫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郡之民交爭於境上一曰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寓意樂詞

宋蔡挺字子正應天宋城人為人有智計多詭譎自以久留邉郡鬱鬱不自聊寓意樂府詞有應念玉關人老

之句中使至使唱優歌之達於禁掖神宗憫之遂有樞府之拜

留意職事

宋陳俊卿知福州乞宮觀上曰前執政治郡往往不以職事為念若俊卿在福州劉珙在建寧於職事間極留意治狀著聞未可換易

葺壘練兵

宋劉忠顯守越州時方臘作亂越大震官吏悉遁公曰

吾為郡守將與城存亡遂葺壘練兵為戰守備明年賊至城下公麾衆出戰賊大潰横屍蔽路自是賊不敢近越民相與創生祠飲食必祝曰活我者劉公也

興學勸士

宋淳化中忠定公張詠知益州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禁止訛言興學勸士恩威竝用蜀民畏而愛之後復知益州蜀人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鞠我也

清謹持身

宋呂大忠知河南陜州清謹持身為政慈愛發奸摘伏盜賊屏息

簡便立法

宋富鄭公知青州救民災傷立法簡便天下傳以為式

不報私怨

宋司馬池知河南虢州專以長厚為政不報私怨人甚稱之

預知姦謀

宋盧鑑知陜西儀州州有制勝關最號險要李繼遷欲乘虛襲破之且放言將由此大入有詔徙老幼芻粟于內地鑑曰此必奸謀也卒不徙而賊亦不至

官物視如已物

宋陳貫知涇州督察盜賊簿書筦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覈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已物容有奸乎吏人閒似野人

宋汪待舉知處州為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定曲直不以屬吏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

菽水自奉

宋蔣元振淳化中知庶州清苦厲節家屬頗多貧不能贍悉寄住潭州在任啜粥飲水自奉甚薄為政簡易民甚愛之

琴鶴自隨

宋趙抃字閲道衢州西安人守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及還神宗謂曰聞君疋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或云一龜一鶴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來

上下驚咤

宋元祐初錢勰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

復來閲月一人又至䫪呼詰之曰汝前訴云云啓緘信然上下皆驚咤

老稚攀留

宋王十朋知夔州宣上恩恤民隱民輸租俾自槩量闌者相告宿逋亦願償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恩之如父母

奏免折税

宋李復圭知涇州時二税之入三司移折已重轉運使

又復折之復圭為奏免民立祠祀之

奏免上供

宋蘓軾知杭州值歲饑疫請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及得賜度僧牒易米故米不翔貴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以濟之仍遣吏督醫分坊治病全活者甚衆

斷富人殺僕

宋李兊知鄧州為政簡嚴老益精明有富人榜僕死繫頸投井中而以自縊為解兊曰既赴井復自縊有是理

乎必吏受賕教之耳訊之果然

禁送使虐囚

宋朱景知汝州葉驛道遠隸囚爲送使所虐多至死俗呼爲葉家關景知之重禁以絶其患

兼有四長

宋田況字元均以德化人人不敢欺時謂之照天蠟燭又謂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之愛四公所長公皆兼而有之

能除二苦

宋祥符中邵曄知廣州鑿內河通舟免民颶風之害及陳世卿代之又奏免州人計口買鹽之害廣人歌之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賊無敢薄城

宋宣和間宋昭年知秀州時盜發嚴州昭年謂吾州次當受敵于是大修城隍明年賊果至秀昭年與民乘城固守賊留三日無敢薄城者後五日賊大潰而去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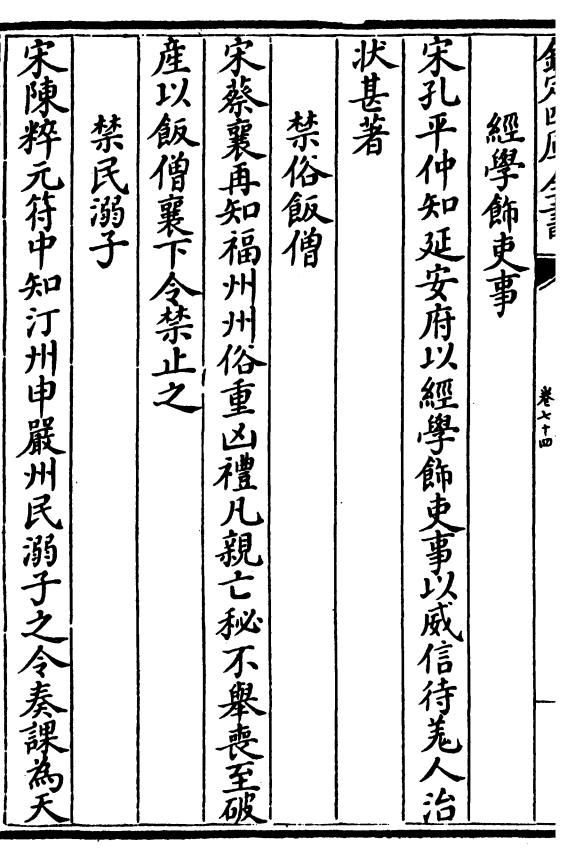
嘉其功進職以寵異之

盜不敢入境

宋孫道夫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遇事明察人目為水精燈籠又宋張中庸真宗時知洋州時亦號水精燈籠

恩信結人心

宋薛奎知延州以恩信結人心以威令制諸寨由是夏人終奎之世不敢犯塞



經學飾吏事

宋孔平仲知延安府以經學飾吏事以威信待羗人治狀甚著

禁俗飯僧

宋蔡襄再知福州州俗重凶禮凡親亡秘不舉喪至破產以飯僧襄下令禁止之

禁民溺子

宋陳粹元符中知汀州申嚴州民溺子之令奏課為天

下第三賜書褒美

知忠知直

宋滕元發知安州不奉行新法累被謫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也桉安州今德安府

守節守廉

徐師回宋元豐中知南康軍性耿直設施有條公廨建堂植八杉號爲直節曰吾欲守節如此杉之直又建亭于明月泉上曰吾欲守廉如此水之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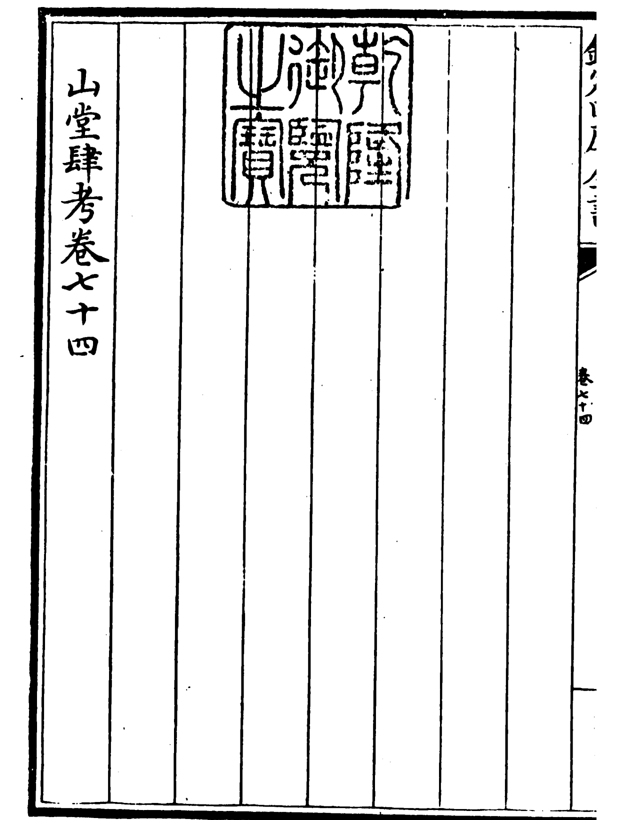
駭散劇賊

東漢楊璇為零陵太守蒼梧桂林劇賊相聚來攻璇乃製馬車載石灰囊繫布索于馬尾又以兵車載弓弩尅期會戰馬車順風鼓灰賊不得視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弓弩亂發羣盜駭散追斬無數

全活饑民

宋富鄭公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豊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

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陂澤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凡活五十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即拜公禮部侍郎公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煑粥食之蒸為疾疫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自公立法簡便天下傳以為式



山堂肆考卷七十四